

父亲的模样

马誉炜

1945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地冻天寒，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严冬。在武邑县圈头乡任角村，一条绵延千余米的土岗——“烈士岗”旁，出现了一对青年夫妇的身影，他们牵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

女孩儿名叫张木羽，是冀南军区五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27团参谋长张俊峰烈士的女儿，青年夫妇是她的表姐聂俊岩和表姐夫马连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木羽来寻找父亲张俊峰的埋骨之地。

在木羽的想象中，父亲是英雄，也是八路军里的“大官”，他的坟墓应该庄严肃穆，墓碑上或许还镌刻着他的照片。然而，眼前的“烈士岗”却是一条荒凉的土岗，既无坟墓，也无墓碑。

父亲的模样，在木羽的记忆里早已模糊。父亲牺牲时，她还不满6岁。在她印象中，父亲总是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骑着战马，带上些菜团子、窝窝头和咸菜疙瘩，便消失在战火纷飞的远方。

据当地百姓回忆，1942年5月20日至21日，张俊峰率领部队与“铁壁合围”的日寇激战一天一夜，打退敌人十多次进攻，毙敌800余人。最终，弹尽粮绝的官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张俊峰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0岁。此次战斗，我军共有300多名官兵以身殉国。庆幸的是，任角村的百姓在大部队掩护下全部安全转移。战后，乡亲们面对被炮火烧焦的数百名我军官兵尸体，悲痛欲绝，他们含着热泪将烈士们的尸骨集中埋入

一条交通壕，筑起了一道长达1500米长的土岗，名曰“烈士岗”。

张俊峰烈士牺牲后，冀南军区为他和其他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想找一张张俊峰的照片，工作人员查访多处也没有找到。烈士牺牲得太突然太惨烈了，加之战争年代生活艰苦、摄影器材奇缺，烈士们未留下任何影像，甚至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句遗言。

“我要爸爸！爸爸回来！”小木羽趴在“烈士岗”上哭得撕心裂肺，一串串泪珠滴在满是残雪的土岗上。

1955年，上级决定在任角村“烈士岗”修建烈士陵园，以纪念为冀南抗日战争胜利流血牺牲的英烈。为寻找张俊峰的照片，工作人员先后去了景县、泊头、南宫、太行山腹地等张俊峰曾经生活工作学习的地方，却一无所获。最后，陵园筹建办公室决定，请画师依据木羽的模样，为张俊峰绘制了一幅肖像。乡亲们看后却说：“俊峰还要精神、帅气许多！”画师汇集大家的意见几番修改，最终为烈士戴上了一顶八路军帽子，于是就有了烈士陵园展出的那张“照片”。

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这在木羽的心中始终是个谜。她记得幼时跟随祖父和母亲“跑反”的日子。一次天刚蒙蒙亮，正在睡觉的小木羽被母亲唤醒：“快起来，鬼子来了！”她连裤带都顾不上扎，一手提着棉裤腰，一手扣着棉衣扣子，跟着母亲挤进人群。村子周围都是穿着黄衣的鬼子，他们骑在马上，端着刺刀，凶神般地将百姓都赶到村子北面的打谷场上。小木羽亲眼看见，有八路军的亲属被

毒打、灌凉水。母亲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小声叮嘱说，如果有人问你父亲去了哪里就说“不知道”。

父亲在任角战斗中牺牲的消息传来，年逾七旬的祖父天天以泪洗面，最终导致双目失明。木羽成了他的眼睛，无论去哪里都需要手牵手为他带路，边走边默默听他讲述父亲的故事。33岁就守寡的母亲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才，以告慰英年早逝的父亲，迈着小脚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终于供养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有多少次，木羽望着灿烂的星空，寻找哪一颗星是父亲，他究竟长得什么样儿呢！

任角村的烈士陵园，一年四季迎来来前来看瞻祭奠英烈的人们，大家深深为张俊峰和300多名官兵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曾在景县、武邑两县公安局担任过局长的退休老人、作家傅宪荣，动了想为抗日英雄张俊峰写一部传记的念头，也想为烈士亲属找到一张英烈的照片，这也是他的夙愿。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除了到博物馆、档案馆、党史馆查阅浩瀚资料，还迈开双脚到张俊峰曾经学习工作过的泊头、南宫、太行山腹地、北京等地寻访。一天，从张俊峰的一位战友那里得知，张俊峰少年时曾经在北京北方中学读书，但经了解，这所学校几经更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取消了。后傅宪荣多方打听，得知北京市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存有教育界的历史资料，便决定去那里查找。

2015年7月3日早晨6时，傅宪荣

老人在儿子傅向宁陪同下从老家衡水出发了。上午10点多，父子俩赶到了位于北京市崇文门夕照寺大街3号的东政大厦，找到了市教育志编辑委员会的张晓白。张晓白将提前打印出的北方中学和大同中学的资料目录交给傅宪荣父子。看过目录，傅宪荣提出先看一下民国21年的有关资料。这是一本比较完整的高中毕业班通讯录，内有时任校长写的序言、校训、校歌，以及毕业班师生的照片和通讯录。张晓白说，现存的北方中学资料也只有这一本最全，其他都残缺不全了。

傅宪荣父子认真翻看着已经泛黄的这本通讯录，一页一页，逐句逐字，当翻到第6页的时候，查到了张培山的名字，傅宪荣眼前一亮，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起来，张俊峰原名就是张培山！再仔细看通讯地址——河北省景县德县西龙华镇东堡定村。再看毕业照片：此人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眉毛如剑、目光炯炯。啊！就是他——张培山，张俊峰！傅宪荣喜极而泣……

“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木羽阿姨！”傅宪荣情绪稳定下来后，对着儿子向宁说道。向宁立即用手机将刚刚发现的张俊峰烈士照片，传给已在河南漯河退休定居多年的张木羽。

年近80岁的张木羽终于看到了自己父亲的真实模样，激动得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当天夜里，张木羽将存有父亲照片的手机放在枕边，梦里，木羽又回到了苦难而又幸福的童年。



陈康 薛涛 摄

太阳

吕乃华

春天，太阳光照进屋子，暖洋洋的，让人心生联想，内念间，那些与太阳有关的记忆，竟不乏是年轮中的桥段。

20世纪50年代，冀州门家庄乡王海庄村，蔚蓝色的天空下，一团土黄色的房子如自然涸展的水面，东西长南北短平铺在田野上，几棵高大的柳树举过村庄的头顶，供人们看见或联想。东西大街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宅院、店铺，吕家车道，则密密麻麻地坐落着从前富户人家留下的高房大屋。从立春开始，每天的日头都正好升起在大街的东头，通红、鲜亮、圆硕、安详。

吕家车道的11户房子，不能与从前庄上富户人家的房屋媲美，但也绝对对是格局统一、建筑讲究的老宅。有罗盘证明，吕家车道，正南正北，不差分毫。春天的阳光特别可爱。给人的记忆是，早晨，太阳最先粘住村庄东侧人家的西墙，然后悄悄跃上屋顶。我家看到阳光的过程是这样的：先有很容小的一束光打在我家北房的玻璃窗上，接着它以光柱的形式照在我家的炕头、桌子和屋墙上。明媚又虚幻，亲切又决绝。那光柱，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丁达尔效应，而大块的光影，则如同今天舞台上的灯饰效果，一方方、一片片、一块块，腾转挪移，煞有风韵。有时，我会突发奇想，找

来方镜，把阳光折射到屋墙的戏曲年画上，嘴里学着人物台词，当作放电影；找来圆镜，在我家东里间屋让光线穿过堂屋照到西里间的墙壁上。圆镜斜切阳光，光束任我操控，上蹿下跳，左右晃动，倏忽万变。恰是这样的经历，让我上中学时轻松地理解了光的折射和传播速度，算是实践出真知吧！

太阳东升西落，日复一日；时光交替轮回，各有千秋。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正独自玩耍，忽然有歌声传来。抬头望去，在村里的打谷场上，一群青年男女，正围坐在一棵大柳树下唱歌：“雪山升起了红太阳，手捧书本向党……”就是那一瞬间，太阳的魅力又一次打开了我的心扉——一轮红日即将落下，金色的光辉照耀着村庄。一种不可名状的心境，让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至定格在我生命的年轮中。

领唱那首歌的是我四哥，他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兼宣传队长。四哥大我18岁，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但共同的居家生活，我还是受到了他太多的影响。看他拿回的宣传资料，我读到了电影《地道战》中的主题歌，“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那时我认字不多，却就在似懂非懂中成就了我的阅

历。村宣传队放幻灯片，我近距离地认识了幻灯机，尤其让我兴奋的是，后来幻灯机上电和光的运用，竟然让原本只能播放静态图片的幻灯机，通过旋转的放射装置，在屏幕上呈现出了太阳闪闪放金光的动态效果。

中学时代，小说《金光大道》正当其时，后来搬上了银幕，电影的主题歌和宣传海报自然少不了金光闪闪的阳关大道。这在我独处思索的时候，又把这样的场景蒙太奇般地与我第二套人民币一角面额上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一群意气风发的农民，走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社会主义的美景何其光明灿烂。这样的画面感久久地荡漾在我心底，愉悦、憧憬，回味无穷。

后来，我成了张家口某部的一名军人。当时正参加北京大学的语言文学函授，并刚刚接触到中国现代作家，其中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成为我关注的重点。又是缘分。我被安排去蔚县西合营镇的部队驻地监考文化课。第二天没等起床号吹响，我就带着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走出营房，去了田野。一片苹果树满目葱绿，一条蜿蜒小路伸向远处雾气氤氲的山岗。我也试图将书中程仁、黑妞和钱文贵的命运拿到现场，但时过境迁，无缝对接是不可能了，唯有《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文字承载，依旧

像磁石一样，稳稳地落定在我的心中。不是所有的遇见都会绕梁三日，却是美好的心境终有呈现的时候。

我们团的机械轮训队在涿鹿县矾山镇。春夏之交的周末，我和战友走进了传说中的黄帝城遗址，头顶是湛蓝色的天空和耀眼的太阳光芒，脚下是白色的土地和岁月遗落的陶片。所谓的物象遗迹，仅有凸起在我们眼前的寨墙。风剥雨蚀，墙体布满了纹痕，如天书，记录着时光的不可逆转，又如图腾昭告着历史的存在和永恒。此后不久，张家口报社的柳明堂老师让我改写一篇黄帝城的稿子。因为我去过那里，也就有了良好的语境萌动，于是我写出了《阳光下的黄帝城》。

宇宙之大，个体不及一粒尘埃，太阳永恒，生命哪堪与其比量，却是人性丰满，聚一好，至一生。追随的本身已是生命的赞歌，何况我爱戴的是太阳呢。它光明磊落、慷慨公正，给万物以生机，给未来以希冀。它替代了黑夜，温暖了寒冷；它引领了生命，奉献了光辉。想想，这已是我永远不会割舍的，并从中汲取不竭能量的美好修为。

静思有我。谁承想我20年前的网名叫太阳歌，时隔20年，我搬到另一座城市，那小区的名字竟然叫阳光花园。没有刻意，不算巧合，应该是冥冥之中有天意。

春天来的时候，是要来衡水湖的。

春天，是大地的一封温柔来信，而衡水湖无疑是这封信中最动人的篇章。当春风初起，拂过华北平原，衡水湖便从沉睡中缓缓苏醒，以一场盛大而静谧的春之盛宴，向世人发出诚挚邀约。

如果来得早些，湖水还没有完全融化，澄净的湖面上，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和宁静，映着天空的浅蓝或浅白。湖中心已经泛起了微波，浮出水面的芦苇迎风摇曳，仿佛在与这冬天做最后的告别。靠近堤坝的地方，是层层叠叠的碎冰。鸭妈妈带领孩子们在冰面上开始了春天第一次觅食。懵懂的小鸭像极了蹒跚学步的娃娃，一边走一边滑，一不留神就跌坐在冰面上，干脆害羞地一头扎进了湖水中，半天不肯上来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再晚一些时候，湖边的柳枝就开始变软了。摇曳的枝条像少女柔软的腰肢，只等春风的一声召唤，就披上嫩绿的新衫，在春天里翩翩起舞了。小草钻出萌芽，枯黄的岸边泛起了星星点点的绿，迎春花嫩黄的花蕊已经繁星一样缀满枝头。这时，衡水湖的一切都活起来了。

飞鸟们当然也不甘寂寞。成群结队的豆雁会忽然从茂密的苇丛里起飞，欢叫着在空中盘旋。它们在早春的湖水上留下自己的影子，然后又一路欢叫着向远处去了。优雅的苍鹭和白鹭始终保持着风度，静静地伫立在湖中的芦苇里发呆。等沉思够了，它们就展开翅膀在湖面上飞掠一圈，摆几个潇洒的造型，便再找个地方站住，继续发呆。

你若不心急，就慢慢等到3月末。这时的衡水湖就像一首诗了：春林初盛，春水初涨，十里春风。岸边小路上柳枝新绽，鹅黄将绿，如烟似雾。远远望去，像笼着一层朦胧的、绿色的薄纱。你或许在瞬间便会明白昌黎先生为什么说“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也会生动地感知“一溪烟柳万丝垂，无因系得兰舟住”。

春天应来衡水湖——赴一场与自然的约会，赏一方如诗如画的美景，寻一份内心的宁静与欢愉。然后，放任自己融入这春天的画卷，抛开案牍劳形的倦怠，来这里：听涛声鸟鸣，在三月的烟柳里陶醉，在烂漫的繁花里低吟。

在每一处景致里，与最美的春天和最美的自己相遇。

春天应来衡水湖

张红霞